# 棉桠大断崖：接住高原长风

◎ 朱丹枫

四川盐源，横亘于中国地势第一、第二级阶梯的交界带上，是山的王国。一脉江河以亿万年的耐心切开山峡岩层，流水如刃，雕琢出深邃的峡谷长廊；地壳抬升与河流下切相互角力，催生了三面凌空的棉桠大断崖——断层切割的残留山原，终成壁立千仞的绝壁之城。

出发前，我在手机里存满了它的照片。断崖群沿两组断裂带集群而立，崖顶微倾如天外飞舟，三面绝壁环抱似青铜巨盾。晨雾漫过崖脊，“地球边缘”的既视感扑面而来。我反复放大照片，想象云海翻涌、日出镀金。

可无限风光，从来都在险峰。

上山之路崎岖异常。越野车一路颠簸，我手脚并用，在失衡中保持平衡。车至海拔3000米，胸闷、头晕、心悸、身麻，前额和双颞部跳痛袭来——高原反应随海拔攀升而加剧。我调整呼吸，心中默念：快到了……

司机姓杨，皮肤黝黑，带着浓重的川西口音。他稳稳把着方向盘，见我脸色发白，递来一瓶氧气：“吸两口，习惯了就好。我刚来这里上班的时候，比你还不中用。”

老杨说以前在成都跑货运，一趟长途下来腰疼，心也累。后来华电招人，他就来了。“刚上山也晕，吐了好几天。现在嘛——”他咧嘴一笑，“这条路我闭着眼睛都能开上去。风机转起来的声音，听着听着就踏实了。”

他指了指窗外雾气中隐约的风机轮廓。“我第一次上来的时候，觉得这东西不像机器，倒像个巨人，站在这儿守着山。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——就好像这风，终于有人接住了。”

登顶前的最后一段路，植被矮了下去，取而代之的是灰褐色裸岩和苔藓地衣，像大地裸露的骨骼。雾越来越浓，能见度不足20米。风开始拍打车窗，起初像试探性地叩门，越往上越蛮横，最后变成持续的低吼，车身微微颤动。

登顶后，迎接我们的是彻底的混沌。车门刚推开一条缝，风就像一头牦牛猛地顶进来。我趁风势稍弱的间隙闪身下车，未及站稳，一股罡风迎面撞来，直灌鼻腔，推得我一个趔趄。

大断崖就在脚下，却几乎看不见。浓雾像一床灰色棉被，盖住了整道深渊。偶有强风撕开雾幕一角，露出崖壁一小截——近乎垂直的岩体，布满纵向沟槽，像被冰河反复啃噬过的骨头。不等你看清，雾又合拢，把那惊心动魄的一瞥吞没。

风贴着崖壁吹过，发出呜呜咽咽的声音，像大地在低声哼唱，又像有什么东西从深渊底部升腾而起。听得久了，竟觉得这风是有记忆的——记得每一块岩石的形状，记得每一次地壳的颤抖。

崖边的风不是一阵阵地吹，而是一刻不停地砸。它带着峡谷深处的寒气，打在脸上像细沙扫过。脚下的碎石被风吹得簌簌滚动，滚到崖边便消失不见。我趴在地上，挪到崖边，探头看了一眼——什么都看不到，只有白色的虚空，和深渊底部隐隐传来的闷雷轰鸣。

这就是棉桠。不需要你看见，只需要你承受。

短短几分钟便冷得“遭不住”。手指冻僵，鼻尖麻木，泪水未及滑落就被风干。

没有云海，没有金光，没有“地球边缘”。有的只是风——狂野的、蛮横的、不容分说的风。

风吹散了云，却也吹来了另一种风景：岩石的纹理在雨水中更深邃，风机的轮廓在雾气中更庄严，而风声，就是这片土地最古老的歌谣。

下山时，天色渐晚。回望山顶，风机的红色指示灯一盏盏亮起，像一串星星缀在山脊线上。老杨看了我一眼，笑了笑：“下次天气好了再来嘛，能看到对面那座雪山。”

我想起他之前的话——“这风，终于有人接住了。”风刮了几亿年，才第一次被转化为光、转化为热、转化为一个孩子书包里的学费、一个当地青年手中的工程师证书。

风机叶片每转一圈产生2.3度绿电。棉桠大断崖，海拔4000米，年均风速高达每秒9.2米，湍流强度超0.4。华电向导指着激光测风仪介绍：“我们给叶片加装涡流发生器，提升发电量7%。单机日发电量，足够50户家庭使用一个月。”76台4.5兆瓦风机在大断崖云端旋转，以0.01度的精度追风逐日。而这些数字背后，是老杨不用再跑长途的夜晚，是年轻人得以在家乡扎根的底气，是一个高原县城静悄悄的蜕变。

当风机成为新地标，当比特与电子在绿电中奔流，盐源证明：高原的凛冽长风不仅是自然资源，更是一股重塑命运的力量。这座高原县城，正以风的速度重新定义发展。

五彩池 第830期

# 冬日蟠龙湾

◎ 魏海霞

时序已入初冬，安徽桐城蟠龙湾，却不见寂寥清冷，入目尽是热烈灿烂。时光仿佛在此施了魔法，目之所及，绿、黄、红，深浅交织，错落生姿。恰似画家兴之所至，随意点染泼洒，便铺就这般五彩斑斓、明艳动人的画卷。

环湖漫步，杨柳翠色如盖，芳草依旧茵茵，粼粼波光似精灵般跃动。一湾碧水澄澈如镜，如同蟠龙湾深邃的眼眸，深情凝望不期而至的我们。

一座汉白玉拱形石桥横卧水上，名为文德桥。于文德桥上品读桐城派古文，自是风雅而富有韵味。我们诵读姚鼐的《登泰山记》：“及既上，苍山负雪，明烛天南；望晚日照城郭，汶水、徂徕如画，而半山居雾若带然。”“极天云一线异色，须臾成五采。日上，正赤如丹，下有红光动摇承之。”琅琅书声落于湖面，漾开一圈圈柔美的涟漪。我们恍然忘却周遭尘事，沉入如诗如梦的幻境，融作这动人景致的一部分。

前方一片枫树林，落叶静静铺满地面。翠绿、浅黄、金黄，紫红、浅红、褐红，层层叠叠，踏上去柔软，沙沙轻响，那是大自然的欢歌。我们静静嗅着木叶清香与泥土气息，这是天地馈赠最质朴纯粹的味道。

枫林尽头，忽见一团烈焰灼灼燃烧。整片枫林之中，多数树木早已褪去华裳，只剩光秃枝干，唯独这一棵枫树，依旧一身红装。宛若风姿绰约的佳人，红叶艳胜春花，却无春花的娇柔易逝。你是在留住最美的模样，等候我们赴约吗？是前世有约，还是今世一场偶然相逢？风中翩跹起舞的红叶，仿佛一张张红笺，每一片都写着：我知道你会来，所以我会等。

我们在枫树林诵读张英《聪训斋语》，读姚鼐《披雪瀑记》，读姚文然《训子篇》。

此刻蟠龙湾，唯有林木、暖阳、清风，伴着我们的读书声。天地辽阔，却又咫尺可亲，有蟠龙湾相伴，便足矣。心灵在此处，得到最温柔妥帖的慰藉与滋养。

离开时，我们恋恋不舍。何其有幸，在漫漫生命旅途，与这般绝色风光不期而遇。愿世人皆被时光温柔相待，常有这样美好幸运的相逢。回望这片盛景，心中了然：或许明日风雨袭来，这一身红妆便会零落尘泥，不知何时方能再见。纵使万般不舍，终要挥手作别，继续前行。人生本就是一路向前，一步有一步的风光，一程有一程的欢喜。只管往前走，新的风景，自在前方等候。

# 归 途

张成林 摄



# 父亲额间的印记

◎ 汪顺华

父亲离开我们，已经28年了。在我人生的岁月里，许多旧事早被时光冲淡，可父亲的样貌，尤其是额上那道温软的印记，始终镌刻在我心底。偶尔凝神，仿佛还能触到熟悉的温度——那柔软的模样，藏着父亲最质朴的温柔。

初识父亲额头的印记，是在我懵懂的童年。父亲的额头，皮肉之下软软的，少了一块硬骨。儿时的我顽皮好动，总爱在他灶前添柴时，或在他静坐抽烟时，伸手去按，指尖落下便陷出浅窝，许久才慢慢复原。父亲从不嗔怪，只是安静坐着，任由我肆意摆弄。那些天真的小动作，是我年少时最纯粹的依赖，也是那段时光里的一抹暖意。

父亲头上的软窝并非天生，是他早年遭遇意外留下的伤痕，也是他死里逃生的印记。

那一夜风急山寒，奶奶将草药捣烂敷在父亲流血不止的额头。父亲昏睡四五天，醒来神志不清，休养大半年才渐渐好转，可额头的颅骨终究未能愈合，留下了软窝。伤势稍缓，他不曾心生怨怼，依旧待人厚道，谁家遇着急难，但凡能搭把手，他都愿意上前相助。

为了撑起一家人的生计，父亲一生勤恳劳作、从不懈怠。集体经济时期，他风雨无阻，日日去生产队挣工分；闲暇时他钻研篾匠手艺，编织背篓、灰笼补贴家用。他编的灰笼篾条均匀、收口紧实，十里八乡都夸赞。遇到拮据的乡邻，他常少收工钱，或缓些日子再要，从不逼人。数九寒冬，山野寒风刺骨，他双手冻得红肿开裂，仍一篾一篾细细打磨，为家人换来安稳生活。

儿时的我最是黏父亲。他做篾活时，我总守在一旁，习惯性伸手去按他额头的软窝。父亲便停下手中的活，轻轻蹭蹭我的头顶，柔声询问：“痒吗？”我认真回答：“不痒，软乎乎的。”他温和浅笑，眼角层层叠叠的皱纹像亲手编织的纹路，满是山野烟火的温暖。

岁月无情，父亲日渐老去，身形愈发佝偻，满头青丝尽数染白。晚年的他，最爱独坐门槛晒太阳，回想这一生的风雨，也常常念叨：做人再难，良心不能丢。我再伸手触碰他的额头，他会轻轻拍开我的手，语气满是沧桑：“老了，经不起折腾了。”

我始终深知，父亲额头的柔软，从来不是懦弱。那是历经重创却百折不挠的脊梁，是饱尝离别之苦却向阳而生的心性，是为儿女遮风挡雨、扛起全家重担的责任担当。

父亲用一生教会我，真正的强大，从不是骨骼坚硬，而是历经万般苦难，依旧甘愿为家人撑起一片天的温柔担当。20余年岁月流转，那道刻在额上的印记，早已化作我心底最安稳的青山，岁岁年年，指引我向善而行。

# 母亲的锋芒与善良

◎ 姜四权

母亲17岁那年，嫁给了我的父亲。她性格豪爽，一生认理也讲人情。她先后在村里担任农会主任和生产队妇女队长数十年，邻里街坊遇着纠纷矛盾、家长里短，总爱找她评个公道。久而久之，她在乡间邻里积攒了较高的威望，是公认的能干人物。

母亲生于1927年。她13岁时，外婆骤然离世，留下了她和六七岁的弟弟、不到两岁的妹妹。外公只懂务农，不善持家，身为长女的母亲，早早扛起了操持家务和照料弟妹的重担。

为护住年幼的弟妹，年少的母亲独当一面，遇到困难时总是第一个挡在弟弟妹妹身前。凭着一股韧劲，她拉扯大弟弟妹妹，还亲手为舅舅牵线娶妻、为姨母择配成家。舅舅和姨母成家后，家中大事难事依旧第一时间找母亲商量。

奶奶的陈旧观念，是我母亲性格独立的另一个原因。母亲刚生完大姐后，五六年未能再生育，奶奶和母亲经常为此争吵。1953年哥哥出生，为了让女儿得到平等关爱，母亲常年与祖母争辩，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我出生后，奶奶改嫁迁居重庆市区，争吵才停歇。奶奶晚年时回村居住，母亲从不记恨过往的争吵，恪尽儿媳本分，端茶送水、嘘寒问暖，养老送终。

母亲担任农会主任和妇女队长时，统筹管理全队200余人的生产劳作，为基层妇女发声撑腰，抵制性别歧视、家庭暴力等不公。后来，国家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，生产队里大多同宗同族，工作开展难上加难。母亲凭着赤诚热忱和乡里威望迎难而上：大小会议宣讲国策，挨家挨户上门沟通，开导在家地位低微的妯娌、侄媳，鼓励她们自立自强、爱惜身体；对抵触国策的长辈男丁，列举过度生育引发意外、家宅不宁的真实事例。她刚柔并济，最终众人折服。国策在生产队平稳落地，全程无冲突、无积怨。

在家里，母亲是主心骨般的存在。父亲憨厚不善争辩，与母亲拌嘴，每每无奈让步，以一句“说不过你”草草收场。但在子女教育上，二人高度统一、严苛认真。父亲的严厉止于言语，母亲则规劝与手段并用。我犹记年少贪玩，迷上滚铁环、打纸板，被抓回督促读书时还犟嘴，每每惹得母亲动怒，她手持竹刷把满院子追着我教训。年少时只觉母亲苛刻，长大历经碰壁受挫后，才读懂“严是爱，宽是害”，明白那份严厉之下的深沉厚爱。

可惜天不假年，正当我们步入中青年、理当尽孝报恩之时，一场大病夺走了母亲的生命。她一生对至亲不离不弃、对子女悉心培育、对世人宽厚善良、对苦难绝不低头、对工作尽职尽责，这些品格深深融入每个子女的骨血。往后每当我们遭遇困境、直面不公，总会想起母亲风风火火挺身而出的模样，心中生出无限勇气。母亲一生未读诗书、不识笔墨，半生劳碌、半生清贫，却凭着一身泼辣坚韧的风骨、一颗赤诚善良的本心，撑起一大家子的晴空，活成了我们家庭最坚韧、最挺拔、最让人敬重的脊梁。

# 秦岭颂

◎ 付国涛

巍巍秦岭，雄峙华夏中央
万峰砥柱，撑起天地八荒
滚滚黄河，孕育炎黄血脉绵长
终南凌云，揽尽云海苍茫
秦风浩荡，看过世态兴亡
古道沉痕，历尽沉浮起落
山河淬尽沧桑，风骨依旧昂扬
青山铸骨，谱写九州宏章
古刹流音，回荡终南悠长
先贤留墨，镌刻绝壁崇梁
秦岭厚德，育我华夏铁骨刚强
秦砖载岁，片瓦藏尽风月
唐风宋韵，轻染幽谷山冈
驼铃遥响，漫过千年韶光
一脉根脉，撑起文明亘古脊梁
秦岭有魂，凝我不屈风骨
秦风烈烈，携我浩气传扬
历尽岁月沉浮，初心依旧滚烫
共绘山河新貌，同谱九州锦绣华章
破晓之时，山河万丈霞光
终南气韵，化作我辈前行力量
青山万古矗立，守护烟火安康
华夏奋进，声震天地浩荡
青山载道，岁月铭刻担当
祖脉巍巍，福泽四海八荒
我辈追光逐梦，奔赴时代新章
笃行实干致远，步履坚定铿锵
不负山河壮阔，不负先辈期望
赓续千年气韵，续写时代荣光